

姜格庄、王格庄、莒格庄…… 村名中“格”字是何意

王锦远

在胶东地名中,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,那就是不少村名中皆带有一个“格”字,这一点在《牟平县地名志》中表现得特别突出。据统计,在牟平这块土地上,大大小小的自然村共计794个,其中带“格”字的村名约有近50个,占地名总数的6%左右,这还不包括那些原来带“格”字,而后又因种种原因被摘掉“格”字的村庄。那么问题来了,人们为什么对“格”字情有独钟?而这些村名中的“格”字又是何意?

我们不妨先来认识几个带“格”字的村庄。

太格庄,位于水道镇东南部,黄垒河东岸。据传明朝时,丛姓由文登迁此建村,取名从家庄。后在此村西又建一村为西南庄。因此村有一男人,长得高而肥胖,脸盘子大,走起路来如同胸前挂了七八斤的海蜇“畜(音tāi)来,畜来的”,意思是行走迟缓,一步三颤。后二村合为一村,遂取名为畜格庄。1980年7月地名普查时,因嫌“畜”字过于生僻,以“畜”字同音字“太”代之,于是,畜格庄变身为太格庄。至于为什么要取名太格庄?而不是太家庄或太庄,《牟平县地名志》中并未做出任何解释。或许是随大流,习惯成自然吧。毕竟有不少村的村名中皆带有“格”字。

张格庄,位于大窑镇驻地东北,孟良口子西,石头河西岸。清朝中期,张姓迁此建村,得名张家庄——张家人建的庄或张姓人的庄。1980年7月地名普查时,因与县内大队重名,更名为张格庄。从这个村名可知,“格”字来自“家”字。也就是说,“格”字等同于“家”字。

东莒格庄,位于莒格庄镇驻地东侧,文(登)招(远)公路北,杀马沟南。据传宋朝时,姜姓由现乳山峒岭村迁此,不久后,现乳山冯家镇南汙村姜姓亦迁至此地落户,因一水渠之隔,峒岭姜居水渠北,汙村姜居水渠南,遂取名为渠隔庄,后演变为莒格庄。也就是说,此“格”来自于“隔”。清朝时,村西又建一村,取名西莒格庄,此村遂更名为东莒格庄。

西邓格庄,位于水道镇驻地东北,牟(平)水(道)公路两侧。据传明初李姓由乳山崮头村迁此建村,取名李庄。后村里有一马姓人善写诉状,且善辩。因此由南往北去县衙打官司者行至此村,均向其请教或请其代写诉状,即在此等一等,村因此更名等格庄。“等”是等待的意思,而“格”则带有书写的意思,与现代人讲的“爬格子”含义类似。后演变为邓格庄,后村东又建一自然村,名曰东邓格庄,此村遂更名为西邓格庄。

周格庄,位于院格庄镇驻地东,马沙河下游东。据传,一个名为孔祥周的外乡人,曾出手搭救过院格庄村一乡绅范财升,使其免于被劫之祸。为报恩,范财升将自己名下的一片土地赠与孔祥周。明崇祯三年,孔姓后人在此建村,为了纪念其祖孔祥周,取其名最后一字为周格庄,后演变为周格庄。也就是说,周格庄村名中的“格”字来自于“革”。

解格庄,位于莱山镇驻地东南,友谊河中游南岸。清初建村,因村东有一蟹子岭,遂得名蟹革庄,后“蟹”字改为

“解”字,“革”字后来演变为“格”,故村名解格庄。从这个村名中可知,“格”字来自“革”字。

修格庄,位于刘家夼镇驻地东南,青石山西南,仙姑顶东南。据传明末这里为寿姓人一个庄子,得名寿革庄,后因嗜赌,寿姓人把此庄输掉。清初,此庄被赢家卖给了隋姓人,隋姓人颇够意思,仍沿用原名寿革庄,后“寿”字演变为“修”,“革”字演变为“格”。也就是说此“格”仍由“革”字演变而来。

南自格庄,位于武宁镇驻地西南,牟(平)乳(山)公路西。元末,张姓在此定居,当时此村无“达子”统治,得名自革庄,表示自治之意,“革”后演变为“格”。这里的“达子”,乃牟平或者胶东方言土语,与孙中山先生口中的“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”中的“鞑”字含义几乎是完全相同。而“革”字乃革命自治的意思。

从以上几个村名的命名或演变过程中,不难发现,除了个别带“格”的村名是缘于习惯或由“家”及“隔”字等演变而来外,其余大部分或百分之九十以上带“格”字的村名皆是由“革”字演变而来。

这一点也可从牟平村名演变史中得到见证。

在1951年以前牟平县村名中很少有带有“格”字的村名,大多以“革”字的面目出现,而在1951年以后,凡有“革”字的村名,基本全部消失,“革”皆被“格”所取代。为什么要“革”换“格”?或许是过多的“革”字容易使人联想到那段令人不愉快的历史,或许是因“革”字过于激进,或许是革命已经成功,而建设已成为时代的主题,等等。总之,不论出于何种考虑,“革”字已变得不合时宜,而含义中性的“格”字则登台亮相,成为了村名中的主流或主角。

如今在牟平众多的村名中,唯一“漏网”或硕果仅存的一个带有“革”字的村名,只有邹革庄。而这个村庄为何仍对“革”字念念不忘或情有独钟?

邹革庄,位于娘娘顶西北,聚马神山西南。清初,由本县解甲庄迁来几户李姓人,给牟平城后邹姓在此种地,后邹姓女儿嫁给李姓,上演了一场天仙配,并把这里的土地作为嫁奁送给了女儿。为了纪念此事,遂取村名为邹家庄。1980年7月地名普查中,因与县内大队重名,更名为邹革庄。

原来邹革庄来自于邹家庄,而这个村名中的“革”字,与1951年前的“革”字,除了在形式上相同外,内容上则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。至于当事人为什么非要把已抛弃了数十年的“革”字起死回生,现已无法说清,笔者分析,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避免重名的考虑吧。

此外,这些带“格”字的村名,还有一个相同且明显的特点,即其村名中除了有一个“格”字外,还有一个相同的字,即“庄”字。如李格庄、吕格庄、董格庄、郝格庄等等,至少在牟平带“格”字的村名中,皆是如此,没有特例。至于为什么要用“庄”字而不用“疃”字或“村”字,如李格疃、吕格村,这在我们看来,不是也挺好的吗?可为何各村就像是事先约定好了似的,皆看好或相中了这个“庄”字?看来这又是一个待解之谜。

街面忆往

葫芦头老街

赖玉华

故乡是一本厚重的诗集,葫芦头老街便是封面上的赞美诗。乘着旧时光的火车去看故乡的山水,入眼的便是老街斑驳的墙壁、是大喇叭吹响四季的鸟语花香。截一段时光长在童年的小树上,小小的枝丫间便留下童年甜蜜的回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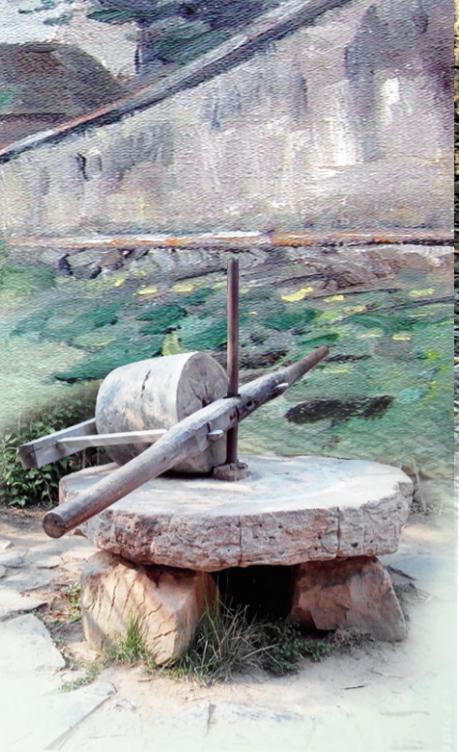
官方冠名护路头的老街,位于福山区东北关村中心地带,到了老百姓口中便成了葫芦头老街。葫芦头老街东西走向,西头与西北关村接壤,它的中心是个小广场。据上了年纪的老人说,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前,葫芦头老街已相当繁华。

在我的记忆中,上世纪70年代左右,葫芦头老街小广场每月都会放几场电影,热闹的景象恍如昨日。只要听说放电影,小广场周围就会聚集好多卖零食的小商贩,花生瓜子一角钱一茶杯,糖瓜糖球三分钱一串,还有爆米花。这里简直就是孩子们的乐园,每逢听到村里广播晚上放电影,下午我们老早就拿着小板凳去占位置,用滑石、树枝等画好区域,男孩子凑在一起下五子棋,女孩子用滑石画出九字格跳房子。村大队部也会早点收工,大人们回家做饭吃饭后,便扛着长板凳,拿着赶蚊子的蒲扇,带着孩子的晚饭赶来,一到广场就喊孩子的乳名。那一刻,叫卖声、喊叫声、欢笑声此起彼伏,喧腾的场面至今难忘。

葫芦头老街带给我童年无数个雀跃的夜晚。在广场北面有一排平房,是水磨坊。水磨坊有两间房,其中一间有个大石磨碾,那里的卤水豆腐、豆腐脑很出名。只要卤水豆腐脑一出锅,再淋上调料,入口滑糯爽口,简直鲜美无比。特别是那个韭花酱,是纯韭菜花经过发酵的,想起来就直流口水。后来我喝过很多地方的豆腐脑,都比不上水磨坊的味道。那时,平常人家一个月能吃上三两次豆腐脑就油条就不错了。

说起油条店,它在福山区政府档案局路东,那家的油条特别好吃,外焦里嫩,麦香味很足。特别是赶集的日子,店门口能排好长的队。村里的老奶奶说,她们当年不过节没啥喜事时从来不买油条,买根油条不仅是奢侈,更害怕人家笑话,笑话娶了个败家娘们,不会过日子。到了我小时候,姊妹们就可以买碗豆腐脑买根油条分着吃了,权作打个牙祭。即便豆腐脑就着片片,也是美美的,觉得吃的是人间美食。

谈起葫芦头老街,它的故事总是讲不完的。水磨坊紧挨着一间茶水炉,在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。东北关村作为城中村的“大哥”,啥都抢在前面。这个茶水炉为起早贪黑干



活的村民提供了不少方便,特别是有几个小队部也在那一排平房的,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,每次收工回家前,拿着水壶去茶水炉打上满满一壶热水,足够一家人晚上喝的。

每年春秋季节,东北关村大队会给村民分福利,当季的鲐鱼、血桃、苹果、西瓜等都在老街的小队部排队分领。每户挎着篮子来取货。那年代分东西是磅好重量要抓阄的。有好事的村民瞅着自己的与别人攀比,如果比别人分的个头大点儿,甚至有条鱼大点儿,也会美滋滋得瑟两句,吹着口哨来段小调儿,慢悠悠提着,唯恐人家不知道他运气好。

春季的鲐鱼加上香椿铁锅炖,再在锅边贴上一圈小片片,锅里面再架上一根木叉,木叉上放一个拌好生菜油盐的大砂碗,一出锅,美美吃一顿大餐是一家人最美的期待。家家户户那一天就是过大年的感觉,孩子们会早早围在小饭桌翘首等待,眼巴巴望着咕噜冒气的大锅,咽着口水。每人拿着鱼锅片片一块鱼肉一勺菜,小口品着,有条件的人家吃着饭打开半导体,播放着《东方红》《南泥湾》等红歌,抹抹嘴巴也会跟着哼哼两句,可滋润了。

提到队部分血桃、苹果,就不得不提东北关村的坝外大果园。那时村里人称果园叫坝外,因为南北走向有一条高高的坝埂小路,坝埂东边低洼处挨着的就是果园。一树树苹果桃子特别诱人,秋季,青香蕉、红香蕉果香四溢,大老远就能闻到。我们小时候经常趁着拔猪菜去果园,捡几个掉在树下或者能够着的青涩苹果,酸酸涩涩特开胃。看着不错的,会拿回家给姊妹分享。春天大血桃成熟时,酸甜可口,让人口水直流。趁着中午大人们回家吃饭,孩子们一起去果园摘桃子,一边吃着一边摘几个放在衣兜里,再一溜烟儿跑到河里戏水、吃桃子。吃完了,再一起游到河对岸的芦苇荡翻跟头、捉迷藏。刚发芽的鲜嫩芦苇也可以食用,甘甜无比。那时孩子们作业很少,我们一放学就背着稻草编的草包去割芦苇,帮助家里拾柴火。芦苇金贵,不让随便割,我们每次去都找个望风的。有几次让看场的老人发现了,拿起木棍赶我们,嘴里喊着,这些丫头片子,你们再来我告诉你们校长罚你们。那时虽然穷,却欢乐无比,即使被追打骂也不当回事。

离开家乡久了,心里总牵挂着故乡,常想起葫芦头老街。想起清晨的鸡鸣狗吠,唤醒老街一个又一个朴素的日子,想起转角处的声声蝉鸣,用滚烫的歌声记录着老街的故事。